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一百二十八

徽宗皇帝

三衛

崇寧四年二月己酉中書省言周官宮正掌王宮之戒令糾禁以時比宮中次舍之衆寡爲版以待夕擊柝而比之又宮伯掌王宮之士庶子蓋王宮之內有士庶子爲衛而士庶子者非王族則功臣之世賢者之類王以自近而衛焉故休戚一體上下親而內外察遠漢以郎執戟宿衛殿中舉衣冠子弟充選至唐遂分三衛五府其法詳密今殿庭設伏悉以禁旅而士庶子之法未能如古欲做前世擇賢德之後勲戚之裔以侍軒陛庶幾先王宿衛之意今做

古修立三衛郎一員治一府之事秩比大中大夫三衛中郎爲之貳文武各一員秩比朝議大夫日率其屬直于殿陛長在左右立于起居郎之前各分左右文東武西在都承旨之後仗退治事於府博士二員秩比承議郎主簿一員秩比宣德郎博士掌教導校試親勲翊衛郎程文講書武藝親衛府郎十員秩比朝奉郎中郎十員秩比承議郎勲衛府郎十員秩比通直郎中郎十員秩比宣德郎翊衛府郎二十員秩比宣義郎中郎二十員秩比承事郎親勲翊衛郎文武各四十員分左右侍立給衣帶紫羅義襪窄衫鍍金雙鹿束帶執長柄八瓣骨朵親衛立於殿上兩旁勲衛立於堦殿翊衛立於兩階衛士之前三衛

郎依給舍中郎依少卿餘依寺丞 親衛口以后妃嬪御之家有服親及翰林學士并管軍正任親察使以上子孫勳衛官以勳臣之世賢德之後有服親大中大夫以上及正任團練使遙郡觀察使以上翊衛官以卿監正任刺史遙郡團練使以上并以親兄弟子孫試充並退皆入府誦書各占一經一月一私試季一公試習武藝者許赴武學親勳翊衛郎許年十八已上人才秀整武埶即兼有材武之人親衛承務郎已上大使臣親勳翊衛許通選人小使臣各召六曹郎官武官正任團練使以上二員保明文臣令太學官武臣令武學官試以合格人聞三省審差從之詔旨太繁此用實錄所修稍增入本紀但書置三衛中

郎等官

詔元祐姦黨五服內親屬不許保明充三衛官親熟州衛郎知同保係元祐姦黨五服內親屬而不告者處斬 乙丑改三衛郎爲三衛侍郎 三月丁未詔願試三衛官依鎖廳人例仍依條破券

四輔

崇寧四年七月丁巳左僕射蔡京等奏伏奉聖旨京畿四面可置輔郡屏衛京師謹酌地遠近之中割移縣鎮分置四輔南以潁昌府爲南輔割汝州之郟縣隸之凡七縣東去南京道里差遠今以襄邑縣建名輔州爲東輔割南京寧陵楚邱柘城京畿之考城太康隸之凡六縣西以鄭州

爲四輔割西京密縣隸之凡六縣北以澶州爲北輔割北  
京輔城南樂隸之凡七縣四輔郡並依節度州以大中大  
夫以上充知州事置副總管鈐轄各一員知州都總管餘  
依三路帥臣法各屯馬步軍共二萬人積貯糧草每州五  
百萬從之

輔州改爲拱州在八月十三日趙挺之手記京置京畿  
四輔郡每郡以兩制一人知州事屯兵各二萬人京意  
蓋欲以密親如宋喬年胡師文等爲之則兵權歸已矣  
京初欲逐殿前指揮使王思以已私人代之臣挺之因  
對奏云思受陛下聖恩除節度使殿前指揮使思武人  
頗懷感激今京欲逐之願陛下留以宿衛上然之思遂

不遂京遂謀爲四輔屯兵之計王忠除殿帥建節在大  
觀二年正月此時挺之已死手記必誤或是崇寧年正  
月除殿副時蔡條史補都邑舊宣武軍也地坦平旁無  
險固魯公自爲侍從時已嘆其無戎備矣又上即位每  
好下問故臨朝詢聽左右侍御之臣魯公微意欲稍革  
去宦官親近由是崇寧中力陳祖宗寓將兵於畿縣不  
惟就糧蓋亦防微杜漸焉但制度狹小今宜法前意做  
漢三輔盡萃兵於輔郡仍各增屯至五萬人以近臣領  
之季一入奏如故事遂置四輔又設三衛置三衛侍郎  
主之擇大臣勳戚子弟及儒士爲親衛勳衛翊衛然  
四輔始置兵亦未及五萬制度猶未就時三衛諸郎既

多勲戚子弟或不能副上意者謗言時至謂魯公反設此以囚人主由是四輔三衛皆遽罷雖魯公亦不敢言復也其後上果聽任宦者晚年又亦稍厭之每臨朝御幸至無所詢顧其應對者多察視親事口口徒耳及北敵犯順舉兵而南自越大河畧無屏蔽遂直抵闕下四輔之制良可惜云

八月丙子詔改東輔州爲拱州

實錄但云改東輔爲拱州沒其當日州名今增入

十二月乙亥御筆四輔屏翰京師兵力不可偏重可各以二萬人爲額 五年正月壬子詔新建四輔城隍廨舍軍營等漸次興修毋得擾民 十二月癸亥京畿轉運使張



果言伏見陛下中書王畿肇新四轉改提點為轉運使職  
事繁劇信提點官兩員請於京畿增置運判一員從之  
大觀元年四月戊午詔東輔依舊以襄邑縣漸次營建其  
以曹州為東口指揮勿行 政和四年十月乙巳詔襄邑  
縣復為拱州

元圭

政和二年十月壬寅太師楚國公蔡京左僕射何執中知  
樞密院事吳居厚門下侍郎余深中書侍郎劉正夫尚書  
左丞侯蒙尚書右丞鄧洵仁等議臣等伏蒙宣示古元圭  
其制兩旁列十二山長一尺二寸上銳下方上有雲雨文  
下無琢飾外黑內赤中有小好溫潤光澤制作奇古大異

帝王臣等按圭之制尚矣自舜輯五瑞修五玉以班岳牧  
說者謂圭在焉無見於經唯禹平水土告厥成功帝錫以  
元圭而圭之名於是始著玉爲純陽之精有充實之美土  
居中央運四時生萬物故古之聖人以玉爲圭以重土爲  
圭之文有國者所當御蓋取諸地聖人統天地御陰陽妙  
萬物非特地道而已天元而地黃天道致用於南藏用於  
北坎爲赤天之正色也圭之所以用元蓋取諸天又曰今  
圭銳上大也方下地也上有雲行雨施之文天成也下靜  
而無所隸歸地平也天地之道於是又備焉舜之所以歸  
堯器見於此矣堯舜無二道二典之文又備焉典之所載  
亦堯事也堯肇十有二州封十有二山作十有二章而是

圭十有二寸其兩旁亦如之其制其數悉同則爲禹圭明  
矣又曰皇帝陛下繼禹之緒行堯之道親親以仁而九族  
敦叙任賢使能而百姓昭明以善養人而萬邦協和惠養  
鰥寡而黎民於變聽明文思格于上下與天同功天所復  
命授以至寶而臣等親堯舜履考堯禹之制於千古之下  
與萬邦黎獻舞手蹈足不勝大慶謹稽首再拜上儀以聞  
己酉太師蔡京等奏言元圭至寶歷世無傳道之將興  
時若有待宜命攸司以時展采拂龜吉昭受大寶以爲  
邦家之慶以慰神民之心詔不允自是三上表從之詔以  
冬至日受元圭分命宰臣親王奏告天地宗廟吏部尚書  
奉告社稷太師蔡京公蔡京前期三日奏告昊天上帝

司空尚書左僕射何執中告皇地祇 皇帝越王德告太廟 皇兄豫章郡王孝恭告別廟 吏部尚書張克公告太社太稷 三年十月庚戌手詔曰朕若古之訓惟天爲大天下萬物無以稱之故先王以類而求祀於圓邱象其形奠蒼璧象其色冬日至取其時大表而晷法其幽而未  
有以體其道夫天元地黃元天道也朕荷天顧誕錫以元圭內赤外黑尺有二寸旁列十有二山蓋周之鎮圭有法乎是祗天之體予以昭事上帝而體其道過周遠矣將來冬祀可播大圭執鎮圭庶格上帝之心教祐于下民永爲定制 四年正月甲申顯謨閣直學士朝議大夫新知秦州胡師文爲中奉大夫以討論元圭推賞也 丙戌中太

一宮使武信軍節度使檢校太尉直審思殿提舉龍德宮  
熙河蘭會秦鳳路宣撫使童貫爲太尉以受元主故推賞  
也 甲辰朝散大夫通判開德府王景文轉奉直大夫與  
知州差遣仍召赴都堂以元主得之故也

九鼎 重和九鼎附

崇寧三年二月始用方士魏漢津之說鑄九鼎 四年三  
月戊午宰臣蔡京言九鼎告成認於中太一宮之內爲九  
殿以奉安各周以垣上施睥睨墁以方色之土外築垣環  
之名曰九成宮中央曰帝殿其色黃祭以土王日爲大祠  
幣用黃樂用宮架其北方曰寶鼎其色白祭以冬至幣用  
皂東北曰牡鼎其色白祭以立春幣用皂東方曰蒼鼎其

色碧祭以春分幣用青東南曰風帛其色綠祭以立夏幣  
用緋南方曰彤帛其色紫祭以夏至幣用緋西南曰阜帛  
其色黑祭以立秋幣用白西方曰晶帛其色赤祭以秋分  
幣用白西北曰魁帛其色白祭以立冬幣用皂八帛皆爲  
中祠祭饗用素饗其樂舞帝爲泰嘉安之曲迎神送神奏  
景安之曲初獻升降奏正安之曲亞獻奉文安之曲文舞  
曰帝臨嘉至之舞武舞曰神娛錫羨之舞八帛皆奏明安  
之曲迎神送神奏景安之曲初獻升降奏同安之曲亞獻  
奏成安之曲帝爲銘御製八帛銘實京爲之

政和會要祭禮篇云崇寧三年二月以隱士魏漢津  
言脩百物之象錫帛九四年三月告成與御製九帛記

年月不同蔡條國史後補與記同與會要不同口今以會要爲據於三年二月未載始鑄九鼎并取御制九鼎記及蔡條云云附此後御製九鼎記其畧曰朕荷天顧誕相特揆事庶幾有成然世俗罕見沒聞之士駭心愕聽胥動以言朕取成於心請命上帝屏斥邪言乃詔有司允徒趨事口口以崇寧四年乙酉三月戊戌朔二十有一日戊午即國之南鑄之中曰帝爲後改爲龍鼎金二十有二萬斤鎔冶之夕中夜起視夫光燭天一鑄而就上則日月星辰雲物中則宗廟朝廷臣民下則山川原隰墳衍承以神人盤以蛟龍飾以黃金覆以重屋既而群鶴來儀翔舞其上甘露感格於重屋之下不遷之

茲萬世永固萬物東作於時為春故作蒼鴻後改曰青  
以奠齊魯萬物南訖於時為夏故作彤鴻後改曰明以  
奠荆楚平秩西成於時為秋故作晶鴻後改曰晶以奠  
秦陝平在朔易於時為冬故作寶鴻依舊以奠燕趙西  
北之區為乾物以資始鴻曰魁鴻後改曰健西南之區  
為坤物以資生鴻曰阜鴻後改曰順東北之區為艮民  
為終始鴻曰牡鴻後改曰卦東南之區為巽與以中命  
鴻曰風鴻後改曰澤于以贊天地之化協乾坤之用道  
四時之和遂品物之宜消水旱之變弭甲兵之患一革  
夏之心定世祚之永非上帝鑒臨宗廟蒼祐何以臻此  
正月丙戌詔於帝鴻宮立大角星祠以導迎景軌 七月

皇清通志卷一百一十一

一



甲辰製造大樂局鑄帝鬲八鼎成宣德郎大司樂劉炳轉  
一官賜五品服冲顯處士大樂府師授大樂局製造官魏  
漢津爲冲顯寶應先生 八月甲申奉安九鼎于九成宮

乙酉幸九成宮酌獻

蔡條五行篇崇寧四年三月鑄九鼎其制皆以九州水  
土內鬲中及奉安於九成宮翌日車駕幸之以禮焉至  
北方曰寶鬲者上方焚香再拜而鬲忽漏其中水流於  
外然鬲金既厚水又久在其中不應及上行禮而作故  
魯公私恠之殊不樂於是劉炳進言曰鬲之水土皆取  
九州之地中獨寶鬲取水土於雒州界非燕之正方也  
豈爲此乎當時尤以爲神然其後終於北方致亂

九月乙未朔以九鼎成御大慶殿受賀始用新樂 己亥  
大赦天下制曰朕承祖宗之烈宅兆民之上任大守重靡  
敢違寧思持盈守成之至難念繼志述事之攸濟選用求  
正共圖康功內則講修憲章興熙豐既隆之典外則攘却  
口口復版圖已棄之疆慨亂津以賓賢能招巖穴以取遺  
逸隆九廟以尊祖戴五兵以阜民荷天降康方夏綏靖星  
軌順序并穀屢豐南至夜郎牂柯西逾積石星海嶠風請  
吏稽首來庭永惟天命之至隆宜有靈承之丕應若時夏  
后幽贊成能命九州之牧而貢金貫三才之命而制器是  
為大寶三代奉之千載已遠百王敢議迺者得隱逸之士  
草茅之賤窮制作之妙於範圍之先乃因天之機以身為

度環大象以立極興神物以前民上承天休下奠坤載以  
爲邦家之慶以協神人之和宜大澤之肆均與群臣而共  
慶可大赦天下於戲有典有則績禹之功卜世卜年過周  
之歷惟天之所祚者厚則澤之所施者鴻布告邇遐宜體  
朕意 乙巳冲顯寶應先生大樂府師授製造九鼎官親  
漢津爲虛和冲顯寶應先生秋比中散大夫賜宅一區田  
六十頃銀絹各五百疋兩大司樂兼同詳定大樂書劉炳  
轉三官承務郎張阜轉承事郎左藏庫使副俞隨等二十  
二人各轉一官大將作王恂等六人授三班借職皆以九  
品或推恩故也 政和六年九月癸卯詔奉安九鼎 差  
太師蔡京爲定鼎禮儀使提舉官楊戩就充都大管勾

詔旨蔡條云政和六年方士王仔昔獻議九鼎宜內之  
九重不宜處于外也一日出御筆曰遷移神像大器可  
令疾速安排既已施行魯公曰何不祥邪乃奏改曰定  
鼎

十月己卯天章閣奉安九鼎 十一月甲午詔帝爲改爲  
隆陽正南形鼎爲明鼎西南阜鼎爲順鼎正西高鼎爲茲  
鼎西北魁鼎爲健鼎正北寶鼎依舊東北牡鼎爲銖鼎正  
東蒼鼎爲育鼎東南風鼎爲潔鼎鼎閣爲圖象徽調之間  
閣上神像左周鼎星君中帝席星君右大角星君閣下鼎  
神像各守逐鼎排列用方士王仔昔建議也 重和元  
年二月辛酉御筆左右街道院差威儀道士三百人赴禮

制局製造所迎稟神霄飛雲禹赴上清寶籙宮神霄殿奉  
安先是七月七日詔禮制製造所造太極飛雲洞紐之禹  
蒼壺祀天貯醇酒之禹山嶽五神之禹精明洞淵之禹天  
地陰陽之禹混沌之禹浮九洞天之禹靈光晃耀鍊神之  
禹蒼龜大蛇虫魚金輪之禹自十月十日始鑄至是奉安  
十二月己卯詔九禹新名乃狂人妄有改革皆無稽據  
宜復舊名圖象殿調閣仍舊狂人指王仔昔也

八寶

大觀元年十一月丙辰詔自昔皆有尚符璽官今雖隸門  
下後省遇親祠則臨時具員訖事復罷八寶既脩宜重典  
司之職可令尚書省置官如古之制

十四日尚書省乞置內外符寶郎實錄有此詔旨無之  
十四日尚書省檢會云云即此事八寶迹本末當檢詳  
於此出之大觀二年正月御製八寶記其畧曰我神考  
以聖德嗣興講修百度考昔於今是正典禮爰詔侍臣  
作天子皇帝六璽追琢其章未克有就永惟成德洪烈  
夙夜欽翼父作子述敢忘厥志觀之載籍考之前世六  
璽之外有鎮國受命二寶寶而不用在皇祐中有進鎮  
國寶文曰鎮國之寶鑲以黃金書以小篆制作非古工  
亦不良在紹聖中得受命寶其文曰受命於天既壽永  
昌其玉藍田其制秦也蓋不可以傳示將來貽訓後世  
方參稽憲度自我作古有以古印厥者方不及寸紐以

壽龜文曰承天福延萬億永無極有以寶玉獻者色如  
截脂氣如吐虹溫潤而澤其聲清越有以古篆進者龍  
螭鳳翥魚躍鳥流奇偶相生縱橫得所有以善工進者  
雕琢衆形如切如磋分毫折綫不見其迹四者即備於  
是揭而璽之乃以受命于天既壽永昌之文作受命寶  
其方五寸有奇以承天福延萬億永無極之文作鎮寶  
其方五寸有奇皆螭紐五盤篆以螭魚貫以絲組上圓  
下方蓋合如契又以元豐所作天子皇帝行信六璽繼  
而成之通而爲八正月元日端命于上帝祇受于路寢  
華裔聲聞中外稱慶予以修未備之典成一代之器願  
何德以堪之蔡條國史後補云國初創業艱難諸寶多

口石爲之元豐詔依古作天子皇帝六璽有玉而未成大觀初始得玉工之善者琢之但璽篆而已玉亦不大良又元符初得漢傳國璽寶秦璽乃藍田玉李斯之魚蟲篆也其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然獨得璽而無檢螭又不缺疑其一角缺者乃檢也自有璽篆考驗甚詳傳于世上獨取其文而然其璽不用因自作受命寶其方四寸有奇時又得古小玉印文曰承天福延萬億永無極者上又以其文倣李斯魚蟲作寶大將五寸皆爲螭紐其篆蓋魯公命季兄脩以意敬之受寶記言有以古篆進者謂是也名爲鎮國受命二寶合先皇帝六璽是爲八寶乃於大觀二年元日受之上自爲之記焉魚



燕篆者始於李斯以古帝王之瑞若所謂黃帝之大螭  
有虞氏之鳳凰周之赤烏白魚雜肖其形而為之篆爾  
其後又從于閻國求大玉一日忽有國使奉表至故事  
下學士院召譯者出表語而後為答詔其表有云日出  
東方赫赫大光照見四方五百國五百國內條貫主師  
子黑汗王表上日出東方赫赫大光照見四方天下四  
方天下條貫主阿舅大官家前你要者玉自家甚是用  
心只為難得似你尺寸底自家已令人兩河尋訪纔得  
似你尺寸底便奉上也當時傳以為笑久果得之厚大  
踰二尺色如截脂昔未始有也上又制一寶亦端紐曰  
範圍天地幽贊神明保合太和萬壽無疆凡十六字寶

命魯公賦其文篆亦魚蟲然韻頗不古乃梁師成所主  
令睿思文字外庫人爲之不知爲何人書也至於制作  
之工幾於秦璽矣其寶大九寸其檢亦九寸古人所無  
號曰定命寶合前八寶爲九下詔以爲乾元用九者焉  
在政和七年十月二十七日又於政和八年元日受之  
凡兩受寶皆赦天下上曰八寶者國之神器也至於定  
命寶乃受命所自制者也居常款文前後皆翰林學士  
主之其間事目與行文乃中書門下諸房排定進呈大  
觀八寶赦乃魯公所自草故異常赦

壬戌詔曰朕承祖宗休烈萬邦作享典章文物於斯爲盛  
永命之符當有一代之制而尚循秦舊六璽之用度越百

年之久或未大脩自天中命地不愛寶獲全玉於異域得  
妙工於編氓八寶既成莫無前比殆天所授非人能爲顧  
何德以承之哉夫制而用之存乎其人天人相因自然之  
理足以繼志烈考而博之萬世可以來年元日御大慶殿  
恭受八寶 乙丑尚書省言唐八寶鎮國以承百王傳國  
寶修封禪禮神示皇帝行寶答王公疏皇帝之寶勞來勲  
賢皇帝信寶以召臣下天子行寶口四裔書天子之寶恩  
榮貺天子之信寶發蕃國書今御寶禁中已有常用之寶  
所用至多不可改移欲鎮國受命寶皆寶而不用惟封禪  
則用之皇帝之寶答鄰國書則用之皇帝行寶降御劄則  
用之皇帝信寶賜鄰國書及物則用之天子之寶答它國

書則用之天子行寶封冊則用之天子信寶舉大兵則用  
之餘用常用之寶從之 二年正月壬子朔受八寶于大  
慶殿大赦天下 十一月戊辰詔受命寶增鎮國二字  
政和六年七月庚子詔八寶內增定命寶今後以九鼎寶  
爲稱仍以定命寶爲首 十月辛巳手詔昔者帝王臨制  
天下必有神器以承天休以前民用朕獲承累聖基業嗣  
有鎮國受命與天子皇帝之寶其數有八蓋非乾元用九  
之數風興夜寐思所以稱比得寶玉於異域受定命之符  
於神霄乃以範圍天地幽贊神明保合太和萬壽無疆爲  
文卜云其吉篆以魚蟲縱廣之制其寸亦九號曰定命寶  
其數大倍昭示來裔傳信無極非特予一人有慶亦惟爾

萬邦之休可以來年正月一日祇受 蔡條云文見上重和  
元年正月甲申朔御大慶殿受定命寶百條稱賀 己丑  
大赦天下

萬歲山

政和五年九月甲辰樅舉翰林書藝局御前製造所奏吳  
勣修萬歲合用山石萬數浩大已奉旨專委管勾計置裝  
發出却其搬到山石日近不惟數小兼自今月九日至十  
七日計九日並無拘到山石亦無船搬運到闕阻節造作  
蓋緣裝發稽緩及管押使臣等在路催督津運留滯未有  
約束詔令措置條畫約束兵稍等畫一聞奏

蔡條宮室苑囿篇曰又於寶錄宮命工部侍郎孟拱鳩

土功梁師成主作役築土山以象餘杭之鳳凰山植於  
諸苑其最高一峯九十尺山周十餘里自西介亭豈苑  
重復東西二嶺直行南山開門飛樓巖穴澗澗悉備有  
一洞口繞可納兩夫而其中足容數百人至於掘泉泛  
流皆晝夜不絕山中包平地環以嘉木清流列諸館舍  
臺閣多以美材爲楹棟而不施五采有自然之勝山上  
下立亭宇不可勝數有石大者高四十尺名神運昭功  
石若江南陳後主三品石姑蘇白樂天手植檜與其他  
名石望木率入其中始名鳳凰山故有閭業鳳後神霄  
降其詩有良歡排空霄因改名爲良歡及南山成又易  
名爲壽嶽南山之外又爲小山獨坡陀橫直二里名曰

芙蓉城窮極窈渺嶽之北乃所謂景龍江也江外則諸館舍尤精其北又因瑤華宮大取其地作大池名曰曲江池中有堂甚粗名蓬壺然東盡封邱門止矣其西自天波門橋引江水入西直殆半里江乃折南又折北折南者過閭闔門橋爲複道通茂德姬宅實魯公賜第時政和八年條以此抵狂妄罪者也折北者四五里屬之龍德宮者上潛邸也

宣和四年正月辛酉朔御製良嶽記詔旨具載記文宣和五年九月己未召蔡京賜食良嶽六年九月庚寅手詔以金芝產于良嶽萬壽峯宜改名壽嶽

詔旨楊氏編年六年七月金芝產於南山萬壽宮改良

嶽爲壽嶽今從詔旨朱勝非云上皇於宮城東北起景  
龍門複道通禁中每歲冬至後即放燈自東華門以北  
並不禁夜從市民行鋪夾道以居縱博羣飲至上元後  
罷謂之先賞又於次東建寶籙宮宮後累石爲山以其  
在艮方也號艮嶽運四方花竹奇石積累二十餘年山  
林高深千巖萬壑糜鹿成羣樓觀臺殿不可勝計最後  
朱勗於太湖取巨石高廣數丈載以大舟挽以千夫鑿  
河斷橋毀堰拆開數月方至京師賜號昭功慶成神運  
石是年初得燕故也勗緣此口節度使靖康元年冬金  
人再犯闕圓閉日久拆屋爲薪鑿石爲砲伐竹爲篋籬  
惟大石基址存焉五年六月十三日甲午朱勗自承宣



為節度使

七年十一月戊午御筆後苑造作生活所自元豐置造及  
久來置局所合存留外餘本所供奉局合罷歸本所良哉  
官吏等並罷歸延福宮

花石綱

政和七年五月丁未詔應監司兼領措置并計置起發花  
石並罷管勾宿州見置花石除已起發外見在未般教令  
孫然專一管勾起發

孫然何人政和八年四月丙子為淮南運判

七月乙未提舉淮南兩浙路御前人船所條具合行事件  
仍乞比附直達綱條令及遵用見管押花石并御前物色

前後所得指揮並從之

據蔡條史補云蔡京始作提舉人船所但不記月日因詔旨載提舉人船所申請畫一在七月九日始擬取附見須考詳之蔡條云上在潛藩時獨喜讀書學畫工筆札所好者古器山石異於諸王又與駙馬都尉王詵宗室令穰遊二人者有時名由是上望舉聞於中外及即位謙恭雅尚崇寧中始命官訪古圖牒宮中獨觀書臨字却去華麗之飾玩味竹石而已始命伯氏俾朱勔畧取江浙花石其初得小黃楊木三株以黃帕覆之而進上大喜異然其後歲不過一二貢貢不過五七物大觀末朱勔始歸隸童貫而所進已盈舟而載伯氏亦自命

使臣採以獻焉俱未甚也政和初魯公被召上戲伯氏  
頰土宜進遂得撮攬一小株雜諸草木進之當時以爲  
珍其後又有使臣王永從士人俞朝應奉皆隸伯氏每  
花石至動數十舟號成綱矣歲章守姑蘇及歸作開封  
府尹亦主進奉然劭之綱爲最延福宮良徽諸山皆仰  
之政和四年以後東南監司郡守二廣市舶率有應奉  
多主伯氏至六七年間則又有不待旨但進物至計會  
諸閩人閩人亦爭取以獻焉天下乃大騷然矣大率太  
湖靈壁慈縣武康諸石二浙花竹雜木海錯福建異花  
荔子龍眼椒攬海南柳實湖湘木竹江南諸果登萊淄  
沂海錯文石二廣四川異花奇果貢大者越海度江畿

橋梁鑿城廓而至植之皆生成異味珍苞率以健步徒  
走雖萬里用四三日即達色香未變也政和七年魯公  
亦嘗具奏陛下無聲色犬馬之奉所尚者山林竹石乃  
人之棄物俱有司奉行過當因至驟擾願節其浮漚而  
懲戒之乃作提舉人船所命巨闢鄧文誥領馬時魯公  
有囊絡束封船艘得二千餘艘廣濟兵士有四指揮因  
又增置作牽駕人遂盡與之令每歲會所用花石從前  
降下使條應奉人始如數得貢自餘監司郡守等不許  
妄進上又詔不許用糧綱若坐船及役百姓仍戒伐墳  
冢毀室廬或加黃封帕蒙人園圃花木凡十餘事批付  
魯公曰條進奉獨令朱勳伯氏王永從俞翺陸漸應安

道六人聽旨他悉罷之由是稍戢其復不二歲天下爭  
進獻復如故而又增提舉人船所進奉花石綱運所過  
州縣莫敢誰何殆至劫掠遂爲大患後魯公奏罷然未  
久王黼當國乃置應奉司而自領之仍不以是何官司  
錢物皆許支用宰相既自領遂竭天下財賦四方監司  
郡守無尺寸之地入口之味莫不貢獻中外以爲言然  
黼持以自若也只令朱勔等七人管買物色自政和六  
年四月九日至宣和元年十二月十七日乃罷提舉人  
船所

重和元年四月乙卯御筆淮南轉運使張根輕踪妄言落  
職監信州酒稅是時承平日久賜予無藝營繕並與殆無

虛日以故國用益窘上多命臣僚條具財計於是中外所陳非一根因而遂得以進其節用之說疏奏權倖以其不利於己也莫不切齒而大臣以賜第事謂根議已力謀所以中根者於是言章交上而上察根之誠不之罪也會御前人船所拘占直達網船以應花石之用根以上供期迫不乞還之重忤權倖意且因被命督促竹石又上言東南花石綱二十年矣本路一竹之費無慮五十鎔他路猶不止此今不以給苑囿而入諸臣之家民力之奉將安所涯願示休息之期以厚幸天下於是權倖益怒故有是命五月癸卯御筆太湖及長塘湖石令朱勗取發餘人不許爭占如違以違御筆論 宣和二年十一月戊戌方臘僭號

蔡條史補云睦賊方十三攻陷六州三十九縣董貫因  
命其屬董耘作手詔稱爲御筆四散榜文義若罪已然  
且曰自今花石更不取人情大悅方寇亦用是無辭後  
遂擒破三年之秋貫平方臘而歸云云及賄罷花石之  
詔上大悅甚云云而貫見應奉司取花石復如故又對  
上嘆曰東南人家飯餬子未穩在復作此邪上大怒故  
貫雖以功遷太師遂復致仕而董耘即得罪矣

三年正月辛酉御筆自來收買計置花竹窠石造作供奉  
物色委州縣監司幹置皆條御前預行支降錢物令依私  
價和買累降指揮嚴立法禁不得少有抑配意謂奉行之  
人道承約束皆知事上恤民之意比者始聞贓私之吏借

以爲名率多並緣爲姦馴致騷擾達於聞聽可限指揮到  
應有見收買花石造作供奉之物置局及專丞指揮計置  
去處一切廢罷仍限十日結絕官吏錢物作匠並撥竦元  
處已計置造作收置到見在之物所在括管具奏若爾後  
尚敢以貢奉爲名因緣科擾以違御筆論

皇家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一百二十八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二百二十九

徽宗皇帝

陳瓘敗逐

元符三年三月甲戌承議郎權發遣衛州陳瓘爲左正言  
九月甲戌左正言陳瓘爲右司諫 己卯右司諫陳瓘  
言向宗良兄弟交通賓客漏泄機密陛下知之乎皇太后  
知之乎又曰皇太后不待祔廟果於選政事光前古名垂  
後世陛下所以報皇太后者宜何如者臣恐假借外家不  
足以爲報也又曰宗良兄弟依倚國恩鴻禧慈蔭夸有日  
前之榮盛不念倚伏之可畏所與遊者連及侍從希寵之  
士願出其門裴彥臣無甚幹才但能交通內外漏泄機密

遂使物議籍籍或者以爲萬機之事然陟差除皇太后至  
今與也良由中外關通未有禁戒故好事之人得以益傳  
耳 庚辰上批陳瓘累言皇太后尚與國事其言多虛說  
不根可送吏部與合入差違二省請以瓘爲郡上不可乃  
添差監揚州糧料院瓘初不知被責復求翌日見上閤門  
不許瓘即具以劄子繳進其一再論景靈西宮其二論章  
惇罷相制所稱國足其三其四皆指陳蔡京罪惡 甲中  
翰林學士曾肇上書皇帝及皇太后曰夫以皇太后定策  
之明選政之速著人耳目可謂盛矣今陳瓘以一言上及  
遂至貶斥雖非皇太后聖意然四方萬里之遠豈能家至  
戶曉萬有一人或謂皇太后有所不容則於盛德不爲無

崇此臣惓惓之私不能無疑也以臣愚計皇帝以璫之所  
言狂妄而逐之皇太后以天地之量隱忍包容特下手書  
而留之則天下之人必曰皇帝恭事母儀容小臣妄議其  
孝如彼皇太后功德巍巍而能含洪光大雖有狂言不以  
爲罪其仁如此兩誼俱得豈不美哉 丁亥詔新添差監  
揚州糧料院陳璫知無爲軍時璫已出國門即於門外露  
章辭免曰臣非者白聞隔對已後曾將上殿劄子具狀繳  
進爲言蔡京在紹聖中親寫奏劄乞誅滅劉摯等事上件  
劄子所言在監揚州糧料院以前陛下若以臣言爲是則  
當如臣所請按京之罪明正典刑然後改臣差遣以示聽  
納若以臣言爲非則是臣□□□□其罪益大重加貶竄

乃得允當今京樂驕自肆無所畏憚而臣章屢上未蒙降  
出則先陛下不以臣言爲信矣不信其言而輕於改命傳  
之天下之人必駭惑又實封奏曰京在朝廷則國家未安  
臣雖移得差違有何安乎臣之不敢受命者其說如是愚  
章所言未甚子細復以此章干瀆聖聽所以盡惓惓之誠  
也所有知無爲軍勅不敢祇受迤邐前去揚州聽候指揮  
詔不許辭免 十月丙寅上曰璫言事極不可得楚敗亦  
不久前日遣人送黃金百兩璫受賜泣下布曰陛下待遇  
如此宜其感泣也 建中靖國元年三月戊寅承議郎知  
無爲軍陳璫爲著作佐郎實錄院檢討官 七月丁卯著  
作郎陳璫爲右司員外郎璫力辭實錄檢討官從之 八

月壬子先是右司員外郎陳瓘進國用須知其言曰臣聞神宗有爲之叙始於修政事政事立而財用足財用足而根本固此國家萬世之利而今日所當繼述者也臣近緣都司職事看詳內降劄子裁減吏員冗費以防加賦之漸爲國遠慮天下幸甚然今日朝廷之計正以乏財爲志西邊雖已罷兵費用不可卒補運至於耗根本之財壞神考之政加賦之漸兆於此矣臣昨守無爲奉行詔令竊見一年之內連下五勅而天下諸路三十年蓄藏之物皆已運之於西邊應先政於罷兵之後資國計於冗費之餘譬如決江河之大防蓄溝澮之小潤非曰無涓涓之取何以補湯湯之流夫遠神考之心殊乖繼述之義臣職事所及理

不可嘿今撰到國用須知一本奏聞又進日錄辨曰臣瑾  
去年五月十八日對泰宸殿奏劄子云臣聞王安石日錄  
七十餘卷其載熙寧中奏對議論之語此乃人臣私錄之  
書非朝廷之典也自紹聖再修神考實錄史官請以此書  
降付史院凡日錄政記神宗御集之所不載者往往專據  
此書追議刑賞奪宗廟之美以歸臣下故臣願詔史官別  
行刪修以成一代不刊之典其日蒙批付三省後不聞施  
行益紹聖史官請以實錄降付史院者爲今宰相故也臣  
但下人微輕議大典誠以宗廟至重義不敢嘿蓋唯神宗  
皇帝體道用極憲天有爲自得師臣授以政柄雖尹登湯  
成有一德無以復吳而嘉謀嘉猷實出我后以言乎經術

則微言奧義皆自得之以言乎政事則改法就功取成於心是則神考之獨志而安石之所以歸美者也用事之臣聞於此理託奉宗廟獨尊安石假紹述於詔令寓好惡於刑賞至於纂記私言如湖考事遂使容贊之語宣揚於外而一朝大典祖述故事但專美於人臣不歸德於我后凌壓宗廟以植其私事之乖謬莫大於此豈惟負神考在天之靈抑亦失安石事君之意臣所以惓惓而不能已也因以所見譔成日錄辨一篇具狀奏聞是日確與左司員外郎朱彥周謁左僕射曾布于都堂以書責布曰閣下德隆功大四海之內所贊頌也然謂閣下無過則不可尊私史而壓宗廟緣邊廢而壞先政此二者閣下之過也違神

考之志堯神考之事在此二者天下所共知而聖主不得聞其說蒙蔽之志孰大於此又曰熙寧條例司之所講元豐右曹之所守舉朝公卿無如閣下最知其本末今閣下獨擅政柄首壞先烈彌縫壘蔽人未敢議他日主上因此兩事以繼迷之事問於閣下將何以爲對當此之時閣下雖有腹心之助恐亦不得高枕而卧也又曰閣下於璫有薦進之恩璫不敢負是以論吉凶之理獻先覺之言冀有補於閣下若閣下不察其心拒而不受則今日之言謂之負恩可也布請璫書大怒已而笑謂璫曰此書他人得之必怒布則不然雖十書亦不較璫又以日錄辨及國用須知納布而出 癸丑璫又錄所上布書及日錄辨國用須



知其狀中三省曰昨詣尚書省校書蒙中書相公面論其  
詳謂唯所論爲元祐單見淺聞之說兼言天下未嘗乏才  
雖有十書布亦不動理不達大體觸忤大臣除中御史臺  
乞賜綈劾外伏乞敷奏早得竄然 甲寅三省進呈上顧  
曾布曰如此報恩地耶布曰本不欲喋喋然理有當陳者  
不敢已臣紹聖初在史院不及兩月以元祐所修實錄凡  
司馬光日記雜錄或得之傳聞或得之賓客所記之事鮮  
不偏載而王安石有日錄皆當日君臣對面反覆之語乞  
取付史院照對編修此乃至公之論其後紹聖重修實錄  
數年乃成書臣蓋未嘗見當日修書乃章惇蔡京今日提  
舉史院乃韓忠彥而雖以爲臣尊私史壓宗廟不審何謂

也神宗理財艱累歲用兵而所至府庫充積元祐非理耗  
散又有出無入故倉庫爲之一空乃以臣壞三十年根本  
之計恐未公也上曰卿一向引璫又欲除左右史朕道不  
中議論偏今日如何布愧謝而韓忠彥等皆言璫必欲去  
當與一郡布曰臣本不與之投朝廷優容無所不可遂以  
璫知秦州上令責璫忠彥及陸佃皆曰璫之言誠過當若  
責璫則璫更以此得名普布必能容璫乃以璫知秦州布  
始欲璫附已使人諭意將大用之璫語其子正彙曰吾與  
丞相議多不合今乃欲以官相餌吾有一書將遺之汝爲  
我書且曰郊恩不遠恐失與汝官奈何正彙再拜願得書  
璫喜明日持以見布布果大怒遂有海寧之命先是璫以

都司權給事何執中爲禮部侍郎一日以簡抵瓌曰早見  
貴人公即真矣故瓌語正彙云爾中書舍人鄒浩奏瓌  
素以聲聞推重一時今到都司曾未逾月遽令出外恐非  
所以示天下而慰公議也伏望收還新命以全朝廷待士  
之體所有錄黃未敢簽書行下不從右諫議大夫陳次  
升言瓌首蒙進摺摺紳之間咸以爲賀今聞瓌以宰屬議  
論不合因此罷去審如所傳不惟有遺人材亦慮有失人  
望伏望聖慈更賜詳酌施行崇寧元年五月乙亥陳瓌  
管勾冲祐觀錄見治元祐黨人大觀四年十一月戊寅詔

通州安置陳瓌與自便

此據丁未錄大觀四年十一月戊寅詔通州安置人陳

璩與自便初璩自合浦放還居四明而其子正彙幹至  
餘姚適聞蔡崇或說蔡京有動搖東宮之語正彙即日  
自陳于執帥蔡蕤蕤方是時結蔡京爲死黨遂執政彙  
送京師而飛書告京俾預爲計事下開封制獄知開封  
李孝稱酷吏也乃并下明州捕璩士民哭送之璩不爲  
動既就獄顧其子笑曰不肖子煩吾一行孝稱脅璩使  
證正彙之妄璩曰正彙聞京將不利於社稷傳於道路  
遂自陳告璩以所不知彙子之愚而指其爲妄則情所  
不忍挾私情以符合其說又義所不爲况不欺不貳乎  
昔所以事君教子豈於利害之際有所貧畏自違其言  
乎蔡京奸邪必爲國禍璩固嘗論於諫者亦不待今日

語言間也時內侍黃經臣監勘聞所對火聲嘆息謂璫曰主上正欲知實狀右司第依此置對其後獄具竟生正象以所言遺寶流竄海島而璫亦有通州安置之命璫之謝表曰脫死幽縲置身善地上恩曲遠孤泣橫流伏念臣投竄之餘年齡已暮皆有自詰之戚天寶誕之災非無妄而來人誰矜者議律難逃於常憲原情獨賴於清衷積感彌深論報無所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則堯之大用舜之中宥罪每發于深慈施刑寧失於過厚不遺跡達成與并包臣敢不上體寬仁靜思愆咎終於屏跡益堅愛主之誠死而有知尚圖結草之報璫留通久之至是方許其自便璫謝表曰恩由獨幽澤被孤忠刑

部之執守雖堅天子之福威無壅乃公朝之盛事豈小  
己之私崇恭叙感悚仰讀高聽伏念臣昨蒙蕃賞賜以  
生還萍跡孤蹤久寄食於異域華門幹盡常委事於長  
男所營不足以藩身其出每緣於糊口去庭聞者累月  
聞道路之一言耳受而輒行親危而不顧緣帥司深疾  
其多事故傳者多指爲病狂萬口噉噉兩路洶洶孤突  
教子素存不貳之風曾參殺人寧免至三之惑事既匿  
而難曉時寢久而並疑制所深嚴就逮於重江之外獄  
辭平允閱實於片言之中矜其無罪之可書許以還家  
而自便出闌扉而涕感瞻魏闕而神留尋沐寬恩移置  
近地海島萬里不如無子之無憂淮壖一身彌覺有身之

有患摧斃不足以數臣之罪瀝血不足以寫臣之心羔  
羊之性自公犬馬之情愛主忘身殉國初無悔吝之私  
抱疾呼天惟恃精誠之格忽因詔諭特免拘維此蓋伏  
遇皇帝陛下寬大并容舜明洞照人人皆仗之得所事  
事惟恐其太偏繼志用神考之心應天以格王之資藉  
獎若冰之將釋新慶如川之方流家國平康內外交泰  
遂使故無留令昔阻隔而今行士有宿愆始棄置而終  
宥全家荷德無路酬恩螻蟻之力至微但知恭順蒲柳  
之身已老尚可縻捐望天雖隔於戴盆向日敢忘於傾  
蓋正彙告變已見三月十一日更須考詳應一去一環  
正彙事通州安置在大觀四年三月其放自便在十月

附傳乃於羈管台州後云尋放自便歸江州誤也 政  
和元年十月責台州復官自便蓋在五年後既後官自  
便乃還寓通州六年秋始至江州七年除太平觀尋居  
注南康軍移楚州卒璫南窓頌云自崇寧壬午流竄西  
申閏月之九江始有南憲

政和元年正月詔明州取陳璫尊堯集送編修政典局從  
旅商英建請也 五月再下通州取陳璫尊堯集送編脩  
政典局 九月辛巳詔陳璫自誤尊堯集語言無緒並係  
詆誣合行毀棄送與旅商英意要行用特勅停送台州焉  
管令本州當職官常切覺察不得放出州城月具存在中  
尚書省



公謫台州朝旨不下司行移峻急所過州縣皆令兵甲  
防送不得稽留至台久之莫敢以居屋借賃者皆館僧  
舍而郡守以十日之法每違廟巡起遣故十日必爲之  
遷一寺時未有郡守通判朱與忠攝郡事朱與公有先  
世之契親望特甚人爲公不平處之淡然不以介意公  
到台數月朝廷起遷人石誠知州事二十五日誠知台  
州且令赴闕之官士論詢誠謂將有處分于公也誠  
至果揚言怖公視事次日即遣兵官突來約束不得令  
出入取責鄰人防守狀又置邏卒數鋪前後巡察抄錄  
賓客書問之往還者雖親戚家書殆至隔絕未幾復令  
兵官突入所居搜檢行李攝公至郡庭垂簾如制獄其

實祇是朝旨取索公尊堯集副本憾於旨外施行意在迫脅繼又出公於僧舍使小吏監守對榻坐卧窘辱百端人情憂怖慮有不測公誓以死報國而義不爲兒女態故安之不以爲撓憾亦不敢撓犯技術寔窮終不能爲公害公謫台州於法合進謝表台州不爲發遣表未得達而石憾之來聲勢甚異料其必受蕪蕪風旨意在符其所秘書必將搜索及行李於是爲封事繳連謝表封緘於篋題以臣名憾至固如所料而以緘題之故不敢輒開遂以奏御蕪蕪與何執中皆怒之未幾罷憾台州而公自此始免他虞或問公何以審其如此公曰吾與蕪初無他故故蕪懷遺書之愧而其黨未必知結黨相

招實自爲計今顯其迹則脅使之術有行也石城攝公  
至郡也欲以刑獄怖公公見州庭獄具羅列知其意遽  
發問曰今日之事豈被告耶城非所料失措而應曰有  
尚書省劄子卷簾出示公劄子所行益取尊堯集副本  
以爲條詆誣之書合申繳毀棄也公曰然則朝廷指揮  
取尊堯集耳迨某至此復欲何爲因問之曰君知尊堯  
所以立名乎益以神考爲堯而以主上爲舜也助舜尊  
堯何詆毀誣何相學術淺短名分之義大甚講求故爲  
人所劫使請治尊堯之罪將以結黨囚籠也君所得於  
彼者幾何乃亦不畏公議干犯名分乎請其中某此語  
某將顯就誅戮不必以刑獄相恐城不待公言單屣揖

公退尋語人曰不敢引其說尚自如此良可畏也璫表  
及封事具十二月十七日

十二月乙卯臣察上言陳璫所撰尊堯集十卷大綱取日  
錄之事解釋成文有論及王安石事臣雖不見尊堯集全  
文但璫建中靖國間嘗以安石日歷爲不然昨來大臣顧  
政典局知璫素有異論欲助成非謀故下璫家取索欲望  
聖慈特降睿旨嚴賜禁約不得傳習如有已曾傳錄之家  
並乞立限繳納仍乞下璫家取索藁本一切焚毀詔依奏  
其尊堯集仍令知台州石幟於陳璫衢州於張高英處取  
及元降付張高英御批真本並繳進聞奏 五年八月丙  
寅陳璫特叙承事郎許自便

璿自政和元年九月送台州羈管凡五年始降旨叙官  
自使叙官自使簽緣立太子赦五年三月十七日指揮  
丁未錄云以郊霈露恩誤也璿初以宣德郎被謫而叙  
官乃承事郎錙降也被命之後忽得州牒備坐省劄云  
奉御批叙復數內陳璿叙復未當合於見存官外叙一  
官仍取旨與差遣符州告示本官知委陳璿既供知委  
還寫通州數月又有省劄下通州令璿具家狀陳乞差  
遣人皆賀璿以爲起廢有漸璿曰此廟堂欺君玩世之  
術耳若與差遣豈應見問上聞吾叙官不當見於御批  
諸公不敢但已爲此遣口之說以塞上旨家狀雖當供  
差遣其可乞耶彼謂吾不堪貧困必乞憐耳乃報以家

狀昨因削籍毀棄無憑供具事果不行璫既寓通州而  
盛章與石幟有隙取審旨編置通州揚言爲璫報仇璫  
聞而歎曰此豈盛世所宜有耶因謀徙避遂望家至九  
江卜居焉 六年閏月乃至江州今因石幟編置通州  
在五年八月十四日即附著此

七年十二月宣德郎管勾太平觀陳璫自江州移南康軍  
居住

璫始自通州徙江州杜門不出謁而來者不拒踰年忽  
有旨不許出城月中存在又更易守臣日降口下司文  
移以俟新守之到人俱叵測爲之震懼交遊間至有索  
平時往還書問者有碎璫所書碑刻者璫亦自期以死

劉安世聞之以書抵璫曰此乃鶴相恐魯濮上之策技  
止此爾聞教日方知王家得罪而讒者以謂璫來居王  
家之鄉因以危言陷璫賴上察之止令於南康居住云  
宣和二年十二月丙申是廣南康軍居住宣德郎管勾太  
平觀陳璫移居楚州始王家得罪璫自江州移南康及方  
堯作或又爲飛語云璫女婿已爲堯所劫欲加中傷然上  
訖保全故卞京黨人莫能害也 六年二月辛丑承事郎  
管勾太平觀陳璫卒

鄒浩

崇寧元年三月辛酉兵部侍郎鄒浩爲寶文閣待制知江  
寧府浩乞補外也 己上見履用元祐黨 四月癸卯寶文閣

待制新知江寧府鄒浩知杭州 辛未閏六月丙寅寶文  
閣待制知杭州鄒浩知趙州 辛未詔曰朕仰惟祖宗  
帝嚴恭寅畏克勤祇德元符之末是生越王嘉人造言謂  
非后出此閔臣察舊疏適見椒房訴章載如考詳成有顯  
證其時兩宮親臨撫視嬪御執事在旁緣何外人得入宮  
禁殺母取子實爲不根爲人之弟繼體承祧豈使沽名之  
賊臣重害支恭之大義祇誣欺罔罪莫大焉其鄒浩可重  
行黜責以戒爲臣之不忠者庶稱朕昭顯前人之意如更  
有言及者仍依此令進奏院遍牒施行仍檢會鄒浩元奏  
劄子并元符皇后訴章宣示中外 鄒浩劄子臣聞仁宗  
皇帝在位四十二年邦國無流離之患邊境無征伐之苦



於民繁庶萬國咸寧當是時可以嬉遊後宮非焦心勞力  
之秋也而謂宰相寇準曰朕觀自古亂天下敗國家者未  
嘗不因女子是以褒姒滅周妲己亡商朕之後宮女子巧  
媚百生朕未嘗顧盼焉然則仁祖之意豈不欲垂裕後昆  
邪奈何陛下遽忘其口乎臣觀陛下之所為愈於桀紂而  
甚於幽王也殺卓氏而奪之子欺人可也詎可欺天乎卓  
氏何辜哉得不愈於桀紂者也廢孟氏而立劉氏快陛下  
之志也劉氏何德哉得不甚於幽王也臣觀祖宗有唐虞  
堯舜之德而陛下有桀紂幽王之行不識陛下寢饋安乎  
頃年彗星出於西方災譴為大陛下避正殿以塞天變減  
嘗膳以銷天譴宰相章惇謂陛下曰未足損陛下威德又

聞江西數奏累年饑饉陛下責以宰臣災理之功宰相章惇謂陛下曰天災流行無世無之且以堯九年水湯七年旱爲解惇爲輔弼思發此言今聞陛下以立劉氏惇之策也臣今諫陛下去廢后之醜行行復后之大德聽臣之直諫而出惇之姦言使天下之人共仰首以見日月之光誠大之世不然祖宗百有餘年基業將顛覆於陛下之手矣昔唐褚遂良諫高宗立武昭儀不聽叩頭流血以笏置殿階曰還陛下此笏乞歸田里今臣諫陛下不聽願歸田里力農園爲亂世之民願膾臣心以獻惇新惇首以謝天下元符三年五月元符皇后上皇太后表臣妾竊以臣僚數有章疏今言妾生故越王事非有實不言中外謗莫能

止在妻之分寢處難安重念朽質不能殞滅至使上累哲  
宗皇帝況降旨之日親承兩宮玉音一旦幾成虛誕之文  
若宮掖尚行欺罔之議則何以取信天下竊以其時大臣  
及掌事之人即今盡存伏望聖慈降下臣寮章疏付與有  
司明行鞠問儻有實狀豈不知過若係虛妄亦乞嚴行懲  
戒以絕反覆興訪之例如默而不言慮玷哲宗皇帝於方  
冊曷可傳之萬世妾伏觀紹聖之間元祐皇后親被睿旨  
放逐一尼後來通說事端差官制勅有雷公武圖書之跡  
御史錄驗備載案牘遷徙道宮衆所共知豈緣他人乃今  
新進之人不究其理謂妾遭遇哲宗皇帝欲快人情務摭  
前愆豈存內外輕重之理祇報先朝未用之愆衆口鑠金

可不懼哉欲乞特降睿旨檢取元祐皇后制院一宗公案  
及推勘官吏付有司再行訊治以示中外如妾稍有干涉  
用情不敢拱手而居后位之列若不渡誠詳具奏聞安能  
辨雪伏望皇太后陛下憫憐哲宗至孝至仁照鑑妾之貞  
寃無告出自家歎特賜矜察於是貶通直郎竇文閣待制  
新知越州鄒浩為杭州別駕永州安置 元符后劉氏上  
表稱謝言伏祝詔書布告中外責鄒浩誣罔故鄧王非妾  
所生等事以正朝廷之風化以叶奉陵之聖德銜冤上訴  
俟明命於三年頒詔亟行示信息於四海下以稱在廷之  
公議上以慰哲廟之神靈仰荷睿明惟知感泣伏以妾本  
京輩良家之子玷先朝侍御之聯雨露既及於几材草木

焉知其帝力屬鄧王載誕之後適長秋虛位之時被兩宮  
之玉音及羣臣之會議旋加冊命進掌後宮非天克相以  
誰爲在妾何緣而自致奸邪橫逆指愛子作他人中外動  
搖視詔詞爲誑語以妾身而敢恨顧先帝以何如亦當自  
反其所言信出不根之私語且以元祐皇后因逐一尼遂  
倡事端違從制勅禁書圖畫之條露御史錄案之甚明白  
取之刑依聞廢命案牘因存於朝論推原豈本於妾身方  
群小之肆誣實衆尤之難辨當陛下承祧之始屬欽聖垂  
簾之間泣血書辭呼天雪憤庶幾中外僞見終始豈期元  
祐之明邪孰善前朝之恣憾喜聞人過豈驗是非增飾煩  
言更加傷害方且擬議以深斥尚何封幸之可行妾所痛

者慮傷先帝之明恩安所重者恐亂後世之信史惟大事  
之若是苟小己之足論終期羣枉之冰銷果類至仁之洞  
察奮英謀而獨斷紹列聖以御圖邪正剖分黑白昭善姦  
言僞說難逃聖覽之明巧誠深寃的見浩名之賊曲文平  
悃昭示四方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堯舜相承文武善繼上  
追兄弟友恭之義下憐母子孤露之情辯百年疑似之非  
正萬世昭明之典妾願身何報沒齒知榮生靈竭節以答  
聖恩死亦無憾而見哲廟詔並送史官浩之本章紹聖間  
即焚之今所降者蔡京使其黨僞爲浩疏也

此據汪藻所編詔旨今徽宗實錄乃削去但於鄒浩傳  
載浩本章及詔耳哲宗實錄於元符二年閏九月二十

六日乙未越王夔因載崇寧元年閏六月十八日手詔并元符皇后謝表新錄辨誣曰初元符皇后之立鄒浩上疏極論坐貶新州太上皇帝即位遂復召用時蔡京寔用事忌浩因求浩舊疏不得乃使其黨作爲疏曰臣聞仁宗皇帝垂拱四十二年至新惇之首以謝天下此疏盛行而實非浩疏也繼而京執政故有是劄子及皇后劄氏上表按實錄止合載當年之事以事繫曰以上三項係事在三年之後見合刪修入徽宗實錄今去全文一千三十七字然舊初不載鄒浩偽疏又今所修徽宗實錄既削去崇寧詔書又削劉后謝表但於鄒浩傳載浩本疏及詔書耳今史院詔旨改元符皇后訴皇太

后表只作上皇帝比舊所傳詔旨已自不同又不載劉  
氏謝表不知何也當考要是此段並非實事鄒浩疏元  
符皇后上皇太后表及謝徽宗表皆蔡京爲之也丁未  
錄云上欲再貶浩而三省求浩元疏不獲下浩取稿浩  
奏以元稿不存陳瓘聞而嘆曰若後日有譏惡語以進  
者將何以自明已而章惇果僞撰浩疏袖以進按惇元  
符三年九月八日已罷相僞鄒浩者乃蔡京也

甲戌知樞密院蔣之奇言近上劄子爲元符二年內送簡  
子與鄒浩見般出剋音院待罪乞重行熱責伏蒙聖恩特  
降中使宣押仍封還劄子者竊以鄒浩上章狂妄不根王  
法所棄臣於是時身爲從官不能詳審乃緣鄉閭之故猥



以尺牘通問罪應竄斥哲宗皇帝隆寬善貸止解近職出  
守使郡到官未幾復移帥府天地之施死且不報伏過皇  
帝陛下應天寶命紹履尊極臣旋被寵擢召還禁直繼蒙  
簡拔擢武樞管甫及期年擢寇右府望輕德厚粉骨歎酬  
惟以交戮力盡瘁庶以少答萬分今鄒浩舊章發露降散  
官閒置臣備位大臣前日之事不敢蔽欺不言以幸苟免  
伏望聖慈下臣章有司俾詳議臣罪特從貶降詔不許收  
留仍封還劄子 戊寅起居舍人范致虛言伏覩詔旨鄒  
浩狂悖詆誣先朝之罪已獲正典刑按浩所為如此臣子  
之義所宜共棄而昨於鄒浩未得罪之時趨往相見因此  
望於更議自太學博士衝替昨蒙登極大霽除落過名依

舊復充太學博士因緣召對遂叨近侍雖荷陛下寬恕素  
取收錄未賜譴責在臣於義自難安處伏望早賜指揮正  
臣罪辜臣見在家待罪不敢更供職事詔令供職修見  
案籍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二百二十九